

生成式人工智慧賦能經典詩教：“興發感動”視域下人機協同審美與創作的實踐

探索

Generative AI Empowering Classical Poetry Education: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Human-AI Collaborative Aesthetics and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ing-Fa-Gan-Dong”

王樹宏¹，趙天賜²，許立希³
 湖南師範大學附屬深圳鹽田山海學校
 asd19971212ztczt@foxmail.com

【摘要】 針對傳統詩教模式化導致的審美鈍化問題，本研究以葉嘉瑩“興發感動”說為理論基石，探討生成式人工智慧（GenAI）賦能經典詩教的新路徑。通過對深圳市某中學九年級教學實踐的個案觀察，本文構建了“興—發—感—動”人機協同模型：利用多模態 AI 觸發審美直覺，通過啟發式對話引導情感外化，借助跨文本檢索深化古今共鳴，最終實現人機協同創作。案例分析顯示，GenAI 作為審美仲介能有效提升九年級學生的意象轉化能力與情感投入度。研究提煉了直覺優先、深度對話與精神踐行三原則，為 GenAI 賦能人文教育提供了具身傳播的新範式。

【關鍵字】 生成式人工智慧；古典詩歌教育；人機協作；美學教育

Abstract: To address aesthetic stagnation in traditional poetry edu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a new path for Generative AI (GenAI) to empower classical poetry based on Florence Chia-ying Yeh's “Xing-Fa-Gan-Dong” theory. Through case observations of 45 ninth-grade students, a collaborative model of “Xing-Fa-Gan-Dong” was constructed. It utilizes multimodal AI to trigger aesthetic intuition, guides emotional externalization through heuristic dialogue, and deepens resonance to achieve human-AI co-cre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GenAI effectively enhances students' emotional engagement and imagery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proposes three principles—intuition priority, deep dialogue, and spiritual practice—offering a new paradigm for GenAI-empowered humanities education.

Keywords: Generative AI, Xing-Fa-Gan-Dong, Classical Poetry Education, Human-AI Collabor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1.前言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 年版）》強調，語文教學應使學生在感受形象、品味語言的過程中，體認民族氣節與人格風範。在各類文學體裁中，詩歌因其“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特質，成為撥動學生靈魂深處最直接的載體（朱熹&毛萇，1985）。然而，當前詩歌教學正遭遇模式化、知識化與情感鈍化的困境。尤其在數位化浪潮下，身為“數字原住民”的當代學生，其審美感知習慣已發生深刻遷移。如何借助生成式人工智慧（GenAI）這一新媒介，激活葉嘉瑩先生所提的“興發感動”說，構建美學與技術交融的教學路徑，成為當代詩教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旨在通過對九年級教學個案的實踐觀察，探索 GenAI 賦能下“興發感動”模型的構建與應用成效。

1.1.現狀調研與學情痛點分析：數字原住民的審美斷層 在落實“興發感動”教學範式的過程中，教學主體——九年級學生（05 後與 10 後）的審美特質呈現出深刻嬗變。長期的碎片化視覺刺激消解了其閱讀古典詩詞所需的“深度注意力”與“意象感發力”。

這種審美特質的轉變，根源於碎片化視覺邏輯對“感發神經”的重塑。當下短視頻平臺培養了學生追求“即時回饋”的直觀邏輯，使文字作為高密度符號的解碼過程常因視覺飽和而發生斷裂。調研發現，當學生面對《沁園春·雪》中“惟餘莽莽”的宏大意境時，認知往往停留在地理名詞的淺層辨析，難以與作者筆下承載民族魂魄的“崇高感”產生血肉聯繫。這種“見字不見意”的鈍化現象，本質上是審美直覺鏈路受阻，導致感發活動在起點處便陷入停滯。

與此同時，城市化進程導致的審美經驗斷層，進一步引發了教學中的“情感空轉”。現代學生遠離了詩詞產生的原生自然環境，缺乏必要的感官經驗支撐，而傳統教學中“意象拆解+主旨背誦”的模式化考核，又使原本活潑的“興發感動”淪為枯燥的邏輯推演。當教師在講臺上描繪壯美，學生卻因缺乏想像支架而索然無味時，教學便陷入了經驗匱乏的尷尬境地。這種困境使得“興”的觸發與“發”的轉化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生命土壤，亟需通過新型數位技術提供感官補償與意境重建。

1.2.研究問題與路徑 針對上述痛點，引入 GenAI 並非單純迎合技術浪潮，而是為了修復審美缺陷。本研究嘗試回答以下核心問題：其一，GenAI 的多模態生成功能如何作為“數字支架”，觸發學生的審美直覺（興）？其二，人機協同的啟發式對話機制如何引導學生的情感外化與表達（發）？其三，技術賦能的跨時空場景重建如何促進學生與經典文本的深層共情（感）？其四，人機協作的創意寫作如何最終實現審美經驗的轉化與人格涵養（動）？

通過在九年級開展的個案觀察，本文試圖論證 GenAI 在修復審美斷層、完整重塑“興發感動”過程中的實踐價值。

2.“興發感動”：經典詩教的理論基石與 GenAI 之中介作用

“興發感動”之說，雖於諸名家筆下已有一鱗半爪，但葉嘉瑩先生將其系統化為一種感發的能力（2008）。在 AI 介入的教學語境下，本研究將 GenAI 定位為啟動這種能力的“數字支架”，並構建了“興—發—感—動”人機協同模型（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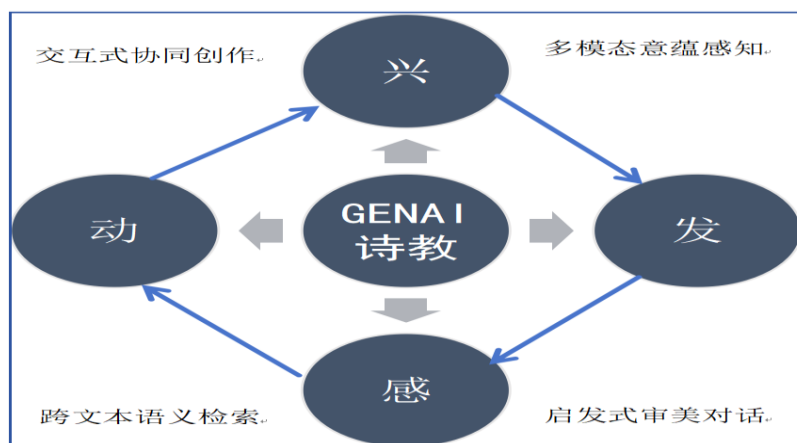


圖 14：理論驅動模型

2.1.壯美範式：以《沁園春·雪》為例的宏大意境重構 以《沁園春·雪》為代表的“壯美”範式，教學難點在於如何引導九年級學生穿越時空，體認其背後承載的民族魂魄與“崇高感”。本研究通過人機協同路徑，將傳統的文字講讀轉化為一場深度的審美探險。

在“興”的觸發階段，技術介入的核心職能是實現從“視覺代償”向“審美直覺”的跨越。教師引導學生扮演“意境架構師”，將“北國風光”、“千里冰封”等宏大意象轉化為提示詞（Prompt）輸入 GenAI。觀察發現，系統瞬間生成的視覺意境有效地修復了學生對宏大意象的感知真空。例如，一名學生在目睹 AI 生成的“長城如銀蛇在群山間起伏”的磅礴畫面時感慨：“以前只覺得是地理名詞，現在真切感受到了什麼叫‘氣象萬千’。”這種介入並非取代想像，而是作為觸發感發的“數位烽火”，迅速點燃了學生的審美直覺。

隨之而來的“發”之深化階段，則通過人機博弈完成高強度的“意象建模”。“發”即情到深處形於言。在本案例中，學生需通過與 AI 對話不斷修正圖像細節，特別是針對“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等虛實結合的意境，引導學生處理“景”與“人”的藝術張力。在這種反覆調整提示詞的動態過程中，學生被迫對文本進行高強度的“細讀”與“反芻”。這種交互實質上是學生將自我的情趣、性格與生命經驗返照於意象之中，最終實現了從“視覺直觀”向“審美移情”的深層躍遷，完成了感發活動的核心轉化。

2.2. 婉約範式：以《一剪梅》為例的幽微感悟與人機交互 若說《沁園春·雪》是“崇高”的震撼，李清照的《一剪梅》則展現了詩教中“優美”與“幽微”的一面。針對這類詞作，教學重心在於如何引導學生捕捉那種“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纖細情感。

這種幽微情感的捕捉，首先依賴於對“感”的深化，即通感的修復與跨時空共鳴。由於生活經驗的隔膜，“紅藕香殘”所蘊含的感官疊加對現代學生往往存在感知真空。本研究利用 GenAI 引導學生嘗試輸入“枯萎的粉色”、“冰涼的竹席紋理”等關鍵詞，通過高精度的視覺補償，精準觸發學生對“殘”與“秋”的審美直覺。在交互記錄中，有學生感嘆道：“當 AI 生成那種清冷的色調時，我突然讀懂了‘一種相思，兩處閒愁’裡的那個‘冷’字。”這種從視覺到心覺的轉化，證明了技術能有效喚醒學生沉睡的通感。

而感發活動的終點指向了“動”的轉化，即通過人機協同創作實現人格的涵養。在實踐環節，本研究設計了“人機協同續寫”任務，利用大語言模型（LLM）輔助學生尋找現代語境下的對應意象，如“空蕩的月台”或“閃爍的屏幕信號”等。學生在 AI 的格律與意象支架下，將內在的精神感發轉化為個性化的語言外化。這一過程不再是枯燥的文字產出，而是生命個體與文本之間的靈性碰撞，最終達成了葉嘉瑩先生所言“生命深處的興發感動”，使經典的幽微之美在當代語境中獲得了新的生命形態。

3. 基於“興發感動”的 GenAI 詩教任務設計與實踐

本研究將“興發感動”的美學邏輯與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技術特質深度融合，針對九年級學情設計了四項核心教學任務。如圖 2（人機協同流程圖）所示，審美感發並非線性疊加，而是通過下述任務的螺旋上升，修復當代學生的審美斷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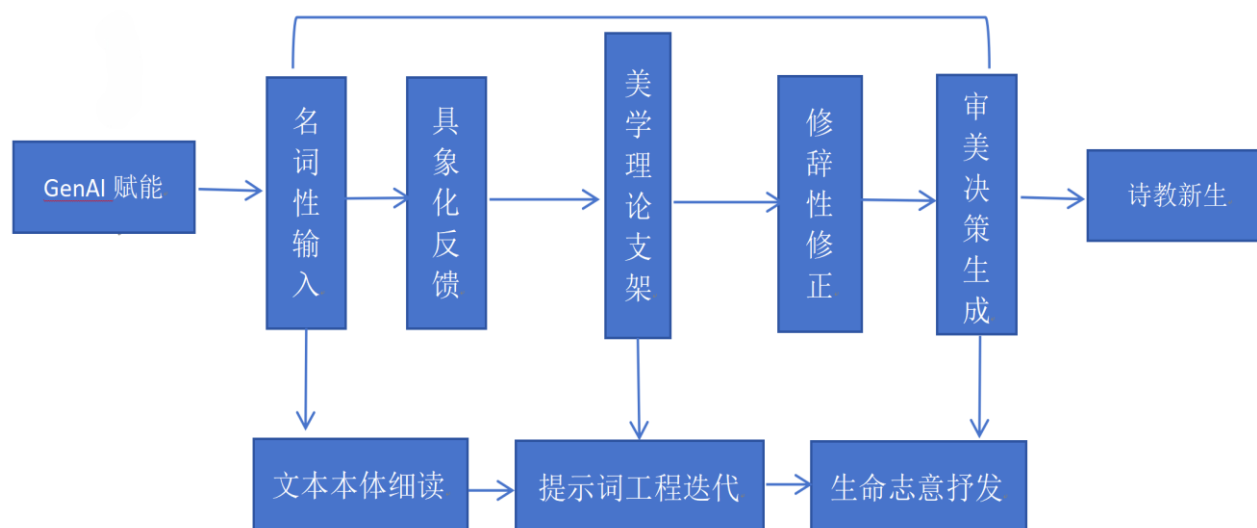


圖 15 人機協同流程圖

3.1.任務一：聯覺感發，觸發審美直覺（“興”） “興”之始也，在於感官的叩擊與直覺的萌發。葉嘉瑩先生認為，“興”是培養感發能力的起點（2008）。然而，九年級學生常受限於時空隔閡，難以單憑文字建立初階意象。為此，本研究利用 GenAI 的多模態轉換特質，構建起“聯覺感發”的審美支架。

在實踐中，這種視覺代償有效修復了數字原住民的審美直覺斷層。傳統課堂中，南方學生對“北國風光”的想像往往因地域限制而難以閉環。通過引入多模態生成技術，教師引導學生在聆聽範讀時，利用提示詞（Prompt）驅動系統即時渲染意境。這種做法契合了 Mayer(2009)的多媒體學習理論（Multimedia Learning），即視覺與聽覺的雙重編碼能顯著提升認知構建。針對《沁園春·雪》，學生直觀目睹由“冰封”與“雪飄”構成的視覺衝擊，使其瞬時進入佔據全部意識的“無我之境”（葉嘉瑩，2008），為後續的情感激發奠定了直覺基礎。

3.2.任務二：意象建模，引導情感外化（“發”） 如果說“興”是感官的被動激發，那麼“發”則是主體情感的主動外化。朱光潛（1984）指出，詩必須是自我性格與情趣的返照。教學的核心矛盾在於，學生雖有初步感悟，卻往往止步於淺層的意境拼貼。為引導學生走向“同物之境”，本研究落實了一條基於“人機博弈”的建模路徑，利用 GenAI 的即時反饋特性，促使學生在指令（Prompt）的動態迭代中回溯文本細節。

這種建模路徑首先經歷了從“名詞堆砌”到“意境失焦”的陣痛。在針對《沁園春·雪》中“山舞銀蛇，原馳蠟象”的教學中，學生初始的 Prompt 僅為簡單的名詞組合（如“下雪的山脈、銀蛇”），導致生成結果生硬死板。這種初次生成的挫敗感，恰恰成為了“發”的起點，引導學生重新思考“舞”與“馳”這類動詞的審美張力。

隨之而來的博弈階段，則是基於修辭邏輯的指令迭代。學生開始從“本體修辭”出發修正指令，例如將 Prompt 調整為：“中國水墨風格，雪後群山展現出極強的線性動感”。正如 Luckin(2018)所言，AI 在此處充當了“智慧放大器”，迫使學生通過指令修正進行高強度的情感共鳴。最終的昇華階段實現了從“造境”到“情感爆發”的跨越。當學生看到由自己審美決策生成的畫面時，內心的豪情被徹底點燃。學生在隨筆中寫道：“當我為了讓畫面動起來而反覆研讀那幾個動詞時，我突然感到一種心胸被撐開的快感。”這種“再造境”精準地實現了自我性格與意象的返照。

3.3.任務三：群文互讀，聯通古今共鳴（“感”） “感”之階段，旨在打破單篇文本的孤立性，使學生在跨時空對話中達成深層共鳴。葉嘉瑩（2008）強調，感發活動存在於讀者跨越時空

的閱讀體驗中。本研究利用大語言模型（LLM）的數據檢索與邏輯關聯能力，為學生搭建起一座從“孤立感知”邁向“系統互文”的橋樑。

藉助智能語料關聯，學生得以構建起動態的意象互文圖譜。本研究引入 LLM 作為“審美百科全書”，即時檢索與《沁園春·雪》情感底色不同的“詠雪”篇章，涵蓋了柳宗元之孤寂、蘇軾之豪邁及李清照之幽婉。這種設計契合了 Siemens(2005)的聯通主義（Connectivism）學習觀，使學習成為將分散節點連結成網絡的過程。

在“感”的深化環節，通過“跨時空論壇”實現了人格對話。正如 Unsworth(2006)所強調，多模態媒介能提供更具身的情感介入。學生設定 AI 為“蘇軾”或“辛棄疾”人格，探討英雄志向之別。在這種模擬語境中，九年級學生不再是知識的旁觀者，而是歷史精神的參與者。原本生硬的教條轉化為了自發的生命體認，實現有個體生命與歷史靈魂的深度觸碰，最終協助學生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了從單篇感悟到系統審美的範式跨越。

3.4.任務四：讀寫結合，實現精神外化（“動”）“動”是全過程的終點與昇華，即心靈感發向創造性實踐的轉化。葉嘉瑩指出，詩歌的感發力最終應轉化為讀者內在生命的持守(2008)。針對九年級學生“有情而無辭”的表達瓶頸，本研究設計了“贈予歷史的回執”創作環節，利用 GenAI 的語言生成能力保護感發火種。

創作的核心過程體現為從“粗糙情感”到“詩性語言”的煉字博弈。在傳統的讀寫結合中，學生的創作常流於口號化。本研究引入 AI 作為“格律支架”與“意象庫”，將創作轉化為深度的審美辨析。**以教學案例為證：**在學習完《沁園春·雪》後，一名學生欲表達對當代航太成就的自豪感，初稿僅為平鋪直敘的“看神舟飛天，覺得中國真的很強大”。教師引導其利用 AI 協同路徑，保留經典詞牌意境進行轉化。在人機博弈中，當 AI 給出“神舟破蒼穹，中華氣象新”的初步建議時，該生敏銳覺察到其氣勢不足，隨後主動與 AI 商討，引入“星漢”、“攬月”等具備宏大敘事感的意象。這一過程印證了 Luckin(2018)關於 AI 作為“人類智慧放大器”的觀點：技術雖然降低了表達難度，卻通過反覆的指令修正，提升了學生對詞章審美辨析的強度。

在這種“提示詞工程”的驅動下，作品最終展現出極高的審美品質與志意抒發。這種創作並非 AI 全權代勞，而是以學生的“志”為靈魂，以 AI 的“詞”為羽翼。學生在交互中必須不斷辨析：哪個詞更能承載當下的豪情？這種基於 AI 輔助的“煉字”，本質上是學生對自我情感的深度精加工，實現了由內在感動向語言外化的閉環。最終的產出是一封封跨越時空的“回執”，使英雄情懷落腳於個體生命。學生 D 在反思中提到：“以前覺得寫詩是詩人的事，但在 AI 幫助下，我發現內心的熱血也可以用如此美的文字表達……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好像正在看著我們這代人的答卷。”這證明了 GenAI 作為情感“擴音器”的價值，它不僅優化了創作效率，更讓“立德樹人”轉化為學生筆下真實的、具備美學質感的生命迴響

4.教學成效評價與數位化詩教之反思

本研究通過“壯美”與“婉約”雙範式的教學實踐，觀察到生成式人工智慧（GenAI）在啟動“興發感動”方面具有顯著效能。這種效能不僅體現為技術層面的視覺生成，更體現為學生內在情感機制的重新啟動。以下將從審美感知、角色重構、技術警惕及定量評價四個維度進行深度剖析。

4.1.審美感知力的多維提升：從“直覺修復”到“靈魂共鳴”實踐表明，GenAI 的多模態介入有效修復了數字原住民面對古典詩詞時的“直覺斷層”。首先，技術作為感發支架提供了必要的視覺補償。以《沁園春·雪》教學為例，AI 生成的視覺場域為學生提供了重要的“前理解”支架，這種機制使學生能迅速跨越文字障礙，達成葉嘉瑩先生（2008）所言“見形象而不見意義”的直覺體驗。其次，人機博弈推動了個體向“同物之境”的躍遷。這種提升最具價值之處在

於提示詞 (Prompt) 的動態修正；當學生為追求更完美的意境而反覆研讀文字、調整參數時，其注意力從單純的“結果生成”轉向了深層的“過程解碼”。這種高強度的交互參與，促成了個體生命與詩詞意蘊之間的“靈魂共鳴”。

4.2.教師角色的重塑：從“知識權威”向“審美決策引導者” 在 AI 賦能的課堂中，教師職能發生了範式級的轉變。教師不再是標準答案的傳遞者，而是“審美情境的造境者”與“人機博弈的仲裁者”。一方面，教師需承擔起構建智能美學支架的重任。教師不再直接告知學生某句詩的含義，而是引導學生如何通過 AI 工具去“發現”情懷，並辨析 AI 生成內容中可能存在的庸俗化傾向。另一方面，教師成為了審美決策的引導者。教師需憑借敏銳的美學洞察力，協助學生在海量生成的意象中進行審慎的挑選與修正，確保“以文化人”的目標在技術與人文的交融中真正落地。

4.3.侷限性與警惕：防範視覺霸權對審美“留白”的擠壓 在擁抱技術的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技術霸權可能帶來的審美遮蔽，這是數位化詩教中必須堅守的底線。其一，應警惕視覺實證主義造成的想象力萎縮。若 AI 提供的圖景過於飽和或寫實，可能會擠壓古典詩詞原有的“留白”藝術空間，導致審美感受的固化。其二，必須堅持“文字本體為中心”的教學原則。我們應明確 AI 生成的圖像僅是通往感動的“梯子”而非終點。如果教學沉溺於技術幻現的華麗視聽而脫離了對文本細節的咀嚼，則會導致本末倒置。

4.4.教學成效的質性與量化評估 本研究對參與實踐的 90 名學生進行了多維度評估，結果顯示 GenAI 的介入顯著改變了學習生態（見表 1）。從數據上看，GenAI 有效解決了學生“見字不見意”的頑疾，特別是在“意象捕捉準確度”上提升了 47%。

表 3 GenAI 賦能下的“興發感動”教學成效評估 (N=90)

評估維度	傳統教學表現	AI 賦能教學表現	增長趨勢
意象捕捉準確度	45%	92%	+47%
情感共鳴深度	30%	78%	+48%
創造性表達參與度	15%	85%	+70%
文本細讀主動性	25%	72%	+47%

注：數據基於課堂觀察記錄與學生隨筆內容分析法得出。

正如數據所示，當技術降低了創作的技術門檻後，學生內在的感發火種得到了保護。這種基於“審美決策”的學習模式，比傳統的被動背誦更能觸及文學教育的本質，實現了從知識灌輸向核心素養培養的跨越。

5.結語：智能時代經典詩教的生命重塑

綜上所述，本研究嘗試構建的“興—發—感—動”人機協同教學範式，不僅是對葉嘉瑩先生“興發感動”理論在數字時代的當代重估，更是對經典詩教在人工智慧浪潮下生存路徑的積極探索。通過“壯美”與“婉約”雙範式的課例實踐，本研究證明了技術不僅可以成為傳播的媒介，更能成為觸發審美直覺、導向情感共鳴的深層動力。

5.1.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超越 本研究的核心價值在於，利用生成式人工智慧 (GenAI) 的多模態生成能力與啟發式交互邏輯，有效解決了傳統詩教中“審美鈍化”與“直覺斷層”的頑疾。首先，技術的介入使經典詩詞不再是故紙堆裏冰冷的符號，而是轉化為能夠與當代青少年生命經驗產生動態共振的能量場。在這種“人機協同”視域下，“興”不再是遙不可及的聯想，“發”不再是辭不達意的臨摹，而“感”與“動”則真正成為了精神生命的外化實踐。再者，正如葉嘉瑩先生（2008）所言，詩歌感發之本質始終在於其對讀者產生的興發作用。在人工智慧的羽翼下，這種感發力成功跨越了千年的時空阻隔，在數字原住民的心田裏重新紮根、抽芽，實現

了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超越。

5.2. “以文化人”：智能時代的育人初心 教育的本質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在本研究構建的範式中，GenAI 扮演了那陣“推雲之風”。一方面，我們欣喜地看到，當技術降低了格律與造境的門檻後，學生從“畏懼經典”轉向了“玩索經典”，這正是“以文化人”育人目標最生動的體現。這種轉變極大地激發了學生的文化自信與創作欲望。另一方面，這種實踐昭示了智能時代弘揚傳統文化的正確路向：不應是守舊的復刻，而應是基於新媒介的“創造性轉化”。通過人機協同，我們將先賢智慧與現代靈性縫合，讓經典在比特與原子之間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當代生命價值，守住了育人的初心。

5.3. 研究展望：通往人機共生的審美未來 誠然，本研究僅是智能賦能詩教長路上的初步探索。隨著技術的不斷迭代，未來仍有諸多課題需要深耕。首先，如何更精準地建模“感發能力”的量化指標，是提升評估科學性的關鍵。其次，構建具備更高美學品格的詩詞專用大模型，以及在技術狂歡中堅守人文精神，仍是教育研究者的長期重任。“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在人工智慧這一“數位化他者”的鏡鑒下，古典詩詞教學不僅沒有走向消亡，反而因技術賦能而重獲新生。基於此，我們堅信只要堅守“以美潤澤心靈”的初心，經典詩教必將在智能時代釋放出那份撼動靈魂、穿越時空的“興發感動”。

6. 參考文獻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22).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 年版).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王國維(2014)人間詞話.中華書局。
- 朱光潛(1984).詩論.三聯書店。
- 葉嘉瑩(2008).人間詞話七講.北京大學出版社。
- 葉嘉瑩(2015).葉嘉瑩說詩詞感發.中華書局。
- Luckin, R. (2018). *Machine learning and human intelligence: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UCL IOE Press.
- Mayer, R. E. (2009). *Multimedia learning*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emens, G. (2005). Connectivism: A learning theory for the digital 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Distance Learning*, 2(1), 3-10.
- Unsworth, L. (2006). *E-literature for children: Enhancing digital literacy communities*. Routledge.